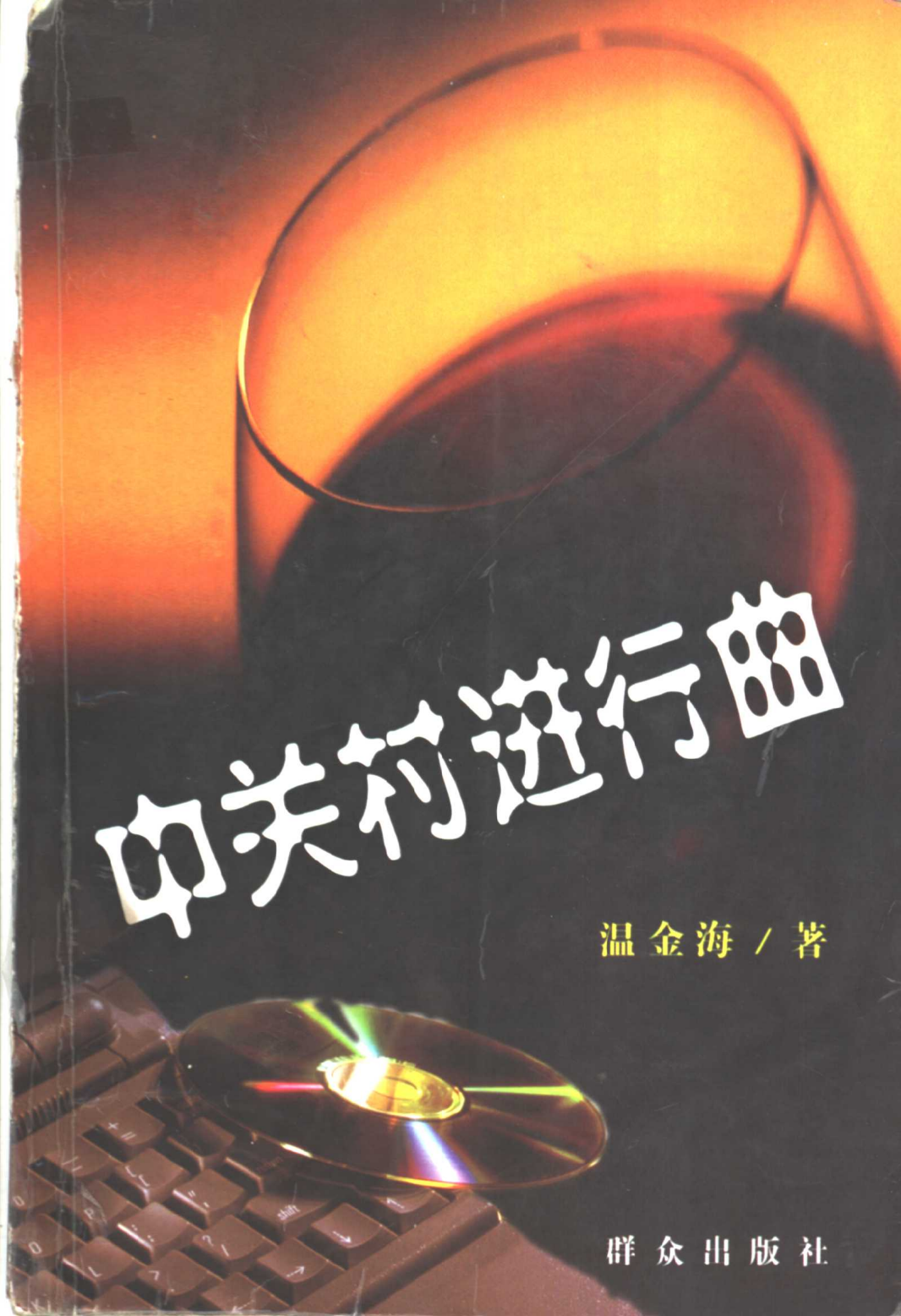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features a close-up of a CD-ROM resting on a computer keyboard. A magnifying glass is positioned above the CD, with its lens focused on the disc's center. The scene is dramatically lit with warm, orange and yellow light, creating a sense of focus and investigation. The title '中关村进行曲' is written in large, white, stylized characters across the middle of the image.

中关村进行曲

温金海 / 著

群众出版社

852191

中关村进行曲

温金海 / 著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关村进行曲/温金海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1.1

ISBN 7-5014-2169-2

I. 中… II. 温…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80427 号

中关村进行曲

温金海 著

策 划/啄木鸟杂志社

策 划 人/易孟林 吴小龙

责任编辑/张 西 季 伟

封面设计/晓 章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电话: 67633344 转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固安印刷厂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21 印张 520 千字 插页 3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 册

ISBN 7-5014-2364-4/2.966 定价: 32.00 元



作者温金海

目 录

第一章	爱人要去远方	(1)
第二章	初到中关村	(24)
第三章	第一笔交易	(55)
第四章	软件开发	(79)
第五章	深圳老板	(117)
第六章	再次辞职	(148)
第七章	失业的日子	(173)
第八章	说好不分手	(203)
第九章	大公司、小公司	(231)
第十章	盗版纷争	(258)
第十一章	断货	(281)
第十二章	北京爱人	(309)
第十三章	相约前妻	(339)
第十四章	与梦想同行	(367)
第十五章	外企女主人	(395)
第十六章	失落的季节	(423)
第十七章	寒冷的冬季	(452)
第十八章	相煎何急	(477)
第十九章	久别的人	(508)
第二十章	网络的诱惑	(536)
第二十一章	网上的女孩	(566)
第二十二章	离开外企	(591)
第二十三章	渴望辉煌	(620)
第二十四章	重新启动	(645)

感谢中关村	温金海 (670)
——代后记	

第一章 爱人要去远方

白浪与林婉分别，是在1988年8月17日。

分别前的那天晚上，两人始终相拥而眠。这种姿势其实睡得并不踏实，但两人谁也不愿松开。后半夜，借着从平房后窗透进来的微光，白浪偷偷瞟了林婉一眼，见她双目紧闭，神态安恬，以为她睡熟了，试图抽回枕在她脖颈下的胳膊，让她睡得更舒坦些。不料刚一动，林婉便感觉到了，一把紧搂住他，重新把脑袋枕在他的胳膊上。

凌晨时分，白浪迷蒙中听到一个梦呓般的声音：“阿浪……”睁眼一看，林婉乌溜溜的眼睛正看着他，那神态显然看他已好一阵子。一瞬间，他也醒了。

林婉两眼隐隐透出忧虑，声音轻柔而又执著：“你不能走火入魔了，程序不是那么好编的，比写文章难得多。你看我们电子所，那么多搞电脑的，有谁编过出色的软件？有谁因为编软件出了名、赚了钱？退一步说，即使你编出来了又有多少意义？有多少人能用？电脑在中国很难普及，语言关、价格关，全都是障碍。除非哪一天中国人都懂英语了，才有可能推广。我不反对你搞电脑，但要搞也得到美国搞去。硅谷有不少近年出去的留学生，听说干得很不错。你去了，也许能干成一番事业。”

白浪抚摸着妻子，安慰道：“都这时候了，你就别牵挂这些了。昨晚我考虑了很久，已经想好了，我不再编程序了，从今天开始，要认真复习英语。”

林婉一喜，似乎又不太相信：“真的想好了？”

“难道还要我发誓？”白浪一脸严肃，态度很坚决，见林婉不再怀疑，才变得温柔，搂着她说，“婉婉，如果我不答应你，你去了美国也不会安心。我不能让你为我操心，所以决定听你的，一心准备 TOEFL。其实，让我放心不下的倒是你。你身体还没恢复好，一个人去那么远的地方，我又没法照顾你。到美国后你多保重吧，专心读书，不要为我分心。”

林婉苍白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只要你答应了我，再大的困难我也能克服。出国没什么可怕的，当初来北京，不也是我一个人来么？刚开始有点陌生，时间久了也就适应了。美国和北京，只是环境有些差异而已。”顿了一下，她又提醒道，“所有 TOEFL 和 GRE 的参考书，我都找出来了，放在书架上。你抓紧时间，花上几个月准备，明年一月份就去考。只要英语过了关，别的手续我会替你办。记住，我在美国等你！”

说着，她就伏在白浪身上，纤柔的身子依偎在他胸前，手绵丝般在他脸上、胸前轻轻游动。白浪心里涩涩的，弥漫着一股离愁别绪。他搂紧林婉，感到妻子比任何时候都温柔。北京的黎明很静，从窗户望去，天空还是黛蓝色的，仿佛涂满了忧郁与离愁。拥抱片刻，林婉忽然贴在白浪耳边，娇嗔地说：“我想再尽一次义务。”手一边就撩开他的背心，伸向他的腹部。白浪慌忙握住她的手，劝阻道：“不行，婉婉，你身体还没好。”

五天前，林婉刚在妇产医院做了一次人流。按照大夫的说法，术后至少需要休养一周，元气才能恢复。而术后一个月内是严禁性生活的，否则容易感染，引发妇科疾病。这已经是林婉第三次做流产了。手术时大夫曾有过叮嘱：宫颈有不良症状，近期一定要避免性生活，以免引发病变。由于准备出国，手术后林婉几乎没怎么休息，一连几天都忙着收拾行李，办理有关手续。她的身体至今仍很虚弱，脸总是发白，缺少血色。一看她的脸，白

浪便有一种心痛的感觉，什么欲望都被压抑下去了。

林婉却已打定主意：“别听大夫的，他们总是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什么都听他们的，就别活了。”

白浪还是感到担心：“真要落下什么病根，怎么办？”

林婉莞尔一笑，很轻松的样子：“即使将来有什么毛病，我也认了，不会埋怨你的。我已经想好了，走之前要再让你高兴一回。”

白浪不说话了，他知道林婉的脾气，她想做什么事，是一定要做成的，便将她搂入怀中。林婉很投入，可能是因为兴奋，几天来都显得憔悴、苍白的脸，此时竟泛起了红光，看上去平添几分妩媚。

事毕，天也亮了，邻居家的鸽子飞出鸽笼，成群结队在四合院上空盘旋翻飞，发出清脆、悠扬的鸽哨声。他们本想多躺一会儿，一看墙上的石英钟，觉得不起已经不行，只好恋恋不舍地从床上起来，穿好衣服。洗漱完毕，吃完早点，约好的出租车就来了。

两人拎着沉重的行李箱来到四合院外。出租车司机帮他们把行李放入后备箱，白浪钻进车子，林婉膘了膘居住多年的小平房，也钻了进去。司机熟练地踩下油门，驾车驶出胡同，穿过东直门，奔向三元桥，沿机场路疾驰而去，四十分钟后就到了首都机场。

国际候机厅熙熙攘攘，不少外国人和中国人在排队等着办理出境手续。人群中，有些年轻男女大约也是出国留学的，个个神采飞扬，对异国他乡充满了无限憧憬。送行的人们则以羡慕的眼光看着他们。

白浪和林婉在人少的地方停顿了一下。

林婉说：“我本想走之前去看看章若平，跟他告别一下，可他去江西讲学了。等他回到北京，你替我去看望他。”

白浪点了点头。他知道，林婉能出国完全是因为章若平举荐。本来电子研究所是安排章若平出国的，章教授谢绝了，说他已年过半百，过几年就要退休了，美国他也去过，让他花那么多钱，再到国外玩一圈，意义不大，不如把机会让给年轻人，他们更需要到国外见世面，长见识。章教授积极推荐林婉，说她是棵苗子，有培养前途，要多给她机会。所长考虑到章教授的声望，采纳了他的意见，改派林婉出国。于是，公派出国当访问学者的机会才落到林婉头上。为此所里很多年轻人嫉妒得眼睛发红。白浪去过电子研究所，与章若平也认识，只是接触、了解不多。但从这件事，他感到章教授值得敬佩，所以一再提醒林婉，要向章教授表示谢意。谁知暑期一到，章若平就到外地讲学去了，根本没给她道谢的机会。

林婉又说：“还有我那个同学，李维思，我给他打过几次电话，他也总不在。我跟他好久没联系了，他还不知道我出国了呢。你给他打个电话，想办法找到他，通报一下。”

白浪又点点头：“还有谁要通知？”

“别的就算了，”林婉脸色又变得很白，说话也透出一丝疲惫，“等我到了美国，安顿下来，再给他们写信吧。”

停机坪上有几架飞机，有的在滑行，有的在作起飞准备。行李车、加油车、配餐车，来回穿梭，一派忙碌。片刻，广播里传来一个甜美的声音：“前往洛杉矶的乘客请注意，您乘坐的班机很快就要起飞了……”候机大厅顿时骚动起来，出境的乘客纷纷往海关检查口涌去。白浪和林婉推着行李车，也向海关检查口移动。走到关口，白浪叮咛一句：“婉婉，多保重。”关口人如潮涌，一卷入人流，林婉便身不由己，加上行李又多，根本腾不出手与他挥别，只是匆匆回了一下头，怅惘地望了他一眼，随即就被人群拥到通道里去了。

白浪立在大厅，望着妻子在人群中消失，心里空荡荡的。徘

徊半晌，觉得不可能再望见林婉了，这才买了一张票，坐民航班车返回城里。

回到市区已近中午，白浪没有去部里上班，也没有回家，而是来到中国美术馆附近，找了个公共电话，拨通了部机关打字室的号码。

话筒里传来一个清丽的声音：“你好，打字室。”白浪鼓足一口气：“请找苏小娅。”对方说：“我就是。”白浪说：“小娅，我是白浪。你这会儿有空吗？我想同你商量点事。”苏小娅似乎很意外，警觉地问：“什么事？说吧。”那语气有些冷漠，好像防备着什么。白浪的声音不知不觉变得急切了：“电话里三言两语说不清，也不方便在人多的地方说。你能出来一下吗？我在美术馆门口等你。”苏小娅迟疑片刻，勉强道：“好吧。”

白浪挂了电话，从口袋里掏出两毛钱，交给看守电话的老太太，然后就在美术馆门口游弋。美术馆离部机关不远，地处闹市，却闹中取静。那古色古香的大楼，庄重典雅，透出艺术的灵气，据说是五十年代北京十大建筑之一。白浪最早到美术馆，是顶头上司高望远带他来的。刚到宣传处时，有一天中午没事，高处长说，我们去美术馆转转吧。白浪这才知道美术馆一年到头都举办各种美术展览。他很快喜欢上了这个地方，有时上班没事，也偷偷溜出来到这里看展览。

等了大约五分钟，十字路口那边有个年轻秀丽的女子款款走来。她穿着浅绿色连衣裙，在炎炎夏日里，飘荡出一种清爽之感。白浪一眼认出，那正是苏小娅。

白浪认识苏小娅已经整四年了。

1984年8月，他大学毕业从福建来到北京，分配在部机关宣传处。上班不久，处里有个老大姐便热心地问他对上象没有，他说还没对上，老大姐便喜滋滋地说，也该张罗了，我帮你。

白浪以为她是说着玩的，没在意。谁知没过几天，老大姐竟悄悄对他说：“星期天上午九点，到北海公园后门等着，我让你认识一个人。”白浪这才认真起来，问：“真给我介绍呀？”老大姐严肃地说：“人生大事，岂能儿戏，当然是真的。”白浪又问：“什么样的？”老大姐神秘地挤挤眼：“别着急，见面就知道了，反正是很不错的姑娘，我也把你的情况跟她说了，她挺满意。我看你们俩准对得上。”

白浪犹豫了，毕竟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他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老大姐安慰道：“见见面而已，能谈下去当然好，不想谈也没关系。”盛情难却。如果拒绝老大姐，肯定会伤她的面子，日后不好共事。白浪便硬着头皮去了，准时来到北海后门。刚到一会儿，老大姐便领着一个年轻姑娘走了过来。白浪觉得她有些面熟，一时却想不起在哪儿见过。老大姐介绍说这是苏小娅，并热心地买了门票，让他们一同游北海，自己却借故走了。

在北海，白浪与苏小娅漫步到九龙壁，又乘船到琼岛，在岛上转了一圈，聊了个把小时。白浪这才知道，苏小娅就在部机关打字室上班，他们肯定在楼道里遇见过，难怪有些面熟。应该说，白浪对她的第一印象很不错，开朗活泼，容貌也秀丽姣美，一口流利的京腔煞是好听。然而，当了解到她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时，他便泄气了，热情烟消云散。

离开老家时，母亲有过郑重交待：娶媳妇一定要娶福建人。干瘦矮小的老母亲没有解释为什么，但咬定了这一条，反复叮咛。白浪心里便暗暗划了一条线，不娶北京人。

次日上班，老大姐忙不迭问起此事，白浪断然表示：他刚参加工作，要以工作为重，暂不考虑婚恋。老大姐愣了一下，尴尬地说没关系，神情却明显变得失望。白浪与苏小娅的关系就此划上了句号。

大约半年之后，有一次参加老乡聚会，白浪很偶然遇见了林

婉。林婉是在上海读完大学后分配来京的，在科学院下属的一家电子研究所工作。她身材苗条，端庄秀丽，是个典型的福建女子。虽谈不上相貌出众，但很聪慧、勤快。巧的是，他们的老家同在一个地区，相距并不远，可谓真正的“老乡”。正因为这一点，两人一见面便有一种亲近感，聚会之后联系越来越多，很快熟悉起来。

林婉也是1984年来京的，她学的是计算机。白浪便三天两头去找她，借计算机的书看，其实是为了找机会多跟她接触。谁知看得多了，他竟对计算机入了迷。很快，他把林婉大学四年所学的计算机课程全部自学完了，还买了不少介绍计算机最新发展状况的书。林婉的研究所有几台计算机，下班后或者休息日，她经常佯装加班，留在办公室，然后把白浪叫来，让他接触机器，学习操作，使他渐渐熟悉了计算机。可以说，林婉是他电脑知识的引路人，但他对电脑的痴迷程度，后来远远超过了林婉。

交往了近两年，他们结婚了，一切都很自然，仿佛水到渠成。

办公室的老大姐得知白浪结婚，好几天都沉着脸，不同白浪说话。有几次白浪和林婉通电话，她竟在旁边阴阳怪气地说：年纪轻轻，不能忙于谈情说爱，要以工作为重。

宣传处的日常工作就是处理各种文字材料，大部分文字材料最终都要由打字室打印成文件。白浪来之前，这些材料从发稿到校对、整理、分发、归档，都由老大姐负责，跟苏小娅打交道的主要是她。白浪分来以后，高望远渐渐把这项工作交给了他，为此他不得不经常跑打字室。苏小娅原本是个普通打字员，后来提升为打字室负责人，去打字室首先打交道的就是她。白浪为此三天两头就得和她见面。这使他感到别扭，每次到打字室心里总有些忐忑，小心翼翼，办完事就走。苏小娅则是一副公事公办的姿态，白浪交付的文稿，她倒是认真负责，每次都能按时打印出

来，而且极少差错。但认真的背后，显而易见是冷淡与距离。

一年多以前，苏小娅也结婚了，丈夫据说是中央某机关的职员，家庭条件很优越。白浪是和老大姐闲聊时听到这一消息的，至此，他心里的内疚才冲淡了些。不过，他与苏小娅一直保持公事公办的关系。因为私事找她，把她约出来，这还是第一次。

苏小娅边走边四下张望，白浪迎上前，一边招手：“小娅，在这儿！”

苏小娅看见了他，快步走过来，到离他约 1.5 米的地方站定，望着他困惑地问：“什么事这么神秘？”

“我想请你帮个忙——借用你们的电脑。”

苏小娅很惊讶：“想把电脑借走？不行！”

“不，就在打字室里用。”白浪连忙解释。

苏小娅这才平静一些：“你要做什么？”

“编个程序。”

苏小娅又是一惊：“你会编程？什么程序？”

“中文处理系统，去年十月份就开始编了，因为只能利用周末和节假日，断断续续，进展很慢。最近又停了一段时间，但我想把它编完。”白浪把软件的功能、特色介绍了一番。

苏小娅打量着他，眼里始终充满惊愕：“以前你在哪里编的？”

白浪知道瞒不过，只好照实说了：“在林婉的电子研究所，她的办公室有一台 CAT 电脑，386 的，很高档，非常好用。现在她出国了，我不方便再去他们所。别的地方又找不到电脑，想来想去，只有你能帮这个忙。你们打字室不是刚买了两台 CAT 吗，没人的时候，我能不能去用一用？打字室归你管，你有钥匙。只要你同意，事情就差不多了。这事不能在办公室说，我只好请你出来。”

苏小娅表情渐渐变得严肃：“你想得倒不错，我要是不帮你

呢？”

白浪的脸骤然发热，几乎是用恳求的口气：“小娅，你一定要帮我。整个部机关就你们打字室有电脑。你不帮我，我就没地方找电脑了。这个软件很重要，我一定要把它编出来。为了这个软件，我已经花费了不少时间，如果半途而废，我实在不甘心！”

苏小娅看他急红了脸，禁不住扑哧一笑，但很快收起笑容，依旧很严肃的样子：“你准备什么时候来？”

“只能是晚上，白天会被人看见。”

“今天晚上还是明天晚上？”

“不是一天两天，得一段时间，估计要两个多月。”

苏小娅脸上再次现出惊愕之色，沉默半晌，为难地说：“这么长时间可真不好办。前几天处长还专门找过我，要我加强打字室管理，无关人员不许进入室内。尤其是两台 CAT，是原装机，世界名牌，贵重得很，是处里打了好几次报告才获准买回来的，要小心看护，不能随便让别人碰。你一天两天倒也好说，若天天晚上泡在打字室，一旦被人发现，反映到头头那里，我准得挨训，弄得不好还要被处分……”

白浪说：“一切后果由我承担，要写检查，我替你写，写一百份都可以！”

苏小娅看他焦急不安，感到几分快意，蓦地下巴一扬，很无奈的样子：“算啦，我若不答应，你肯定说我小心眼。真要挨处分，我就自认倒霉吧。不过，你要保证三点：第一，不管难度多大，一定要把软件编出来。你若正经做事，我冒点风险帮你，还有点意义。你若三心二意，拿我们的电脑闹着玩，趁早歇了。第二，要细心维护机器，不能有丝毫损坏，真出了毛病，好几万块一台，你我是赔不起的。第三，只能下班后偷偷来，不能让别人发现。”

白浪喜出望外：“谢谢你，小娅！这些我都答应，保证做

到。”

苏小娅微微笑了，看了看表：“傍晚下班后你来吧。我得回去了，还有一堆文件没打呢。”说罢转身走了。

白浪立在美术馆门前，望着她淡绿色的身影在林阴道上消失，松了口气，这才从树阴下穿过，往家里去。

白浪住在东四北大街的一条胡同里。这是一间只有 11 平方米的平房，摆了一张双人床，一个衣柜，一张书桌，一个小书架，外加一个吃饭用的折叠小圆桌，就拥挤不堪了。不过林婉把房间收拾得很干净，布置得颇有条理。尤其是那个简易书架，是他们夫妻俩最为珍爱的家具。上面的书排列得整整齐齐，使小屋书香缕缕，弥漫着高雅的学术气氛。

书架上的书有三大类，在最醒目的上层位置摆放着一排外语书。这是林婉为他整理好的 TOEFL 和 GRE 复习资料，有内地出版的，也有香港、台湾出的。外语书下面一层是文学书籍。白浪大学里读的是中文，这些是他的专业书。书架的最底层，摆着计算机类书籍，其中大部分是林婉大学期间使用过的专业教材，也有一部分是这几年白浪购买的。本来计算机类书籍放在最上面，前两天林婉把它们换下来了。

白浪从书架上拿起一个磁盘盒，查看一下里面的几张软盘，见没有损坏，便放心了。这些软盘装的是他未完成的文字处理程序。去年 10 月以来，他几乎天天下班后都揣着磁盘盒，往林婉的电子研究所跑，在电脑前琢磨上几个小时，到深夜才跟林婉一起回来。两个多月前，林婉接到了出国通知，此后就没功夫陪他编程了，也不许他再编程，磁盘盒遂被搁置起来。

下午，白浪没有上班，在家里收拾了一番，又睡了一觉，养足精神。傍晚时分，他骑着自行车来到部机关。

部机关大楼外观简洁、庄重，耸立在马路边上，看上去宏伟

壮观。大门口挂着一块大牌子，上面赫然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部”，令人肃然起敬。车子骑到大楼门口，白浪老练地跳下车，掏出工作证冲着把门的武警扬了扬，武警士兵做了个刚劲有力的手势，他便蹬车疾驰入内。

下班了，办公大楼空寂寂的，比白天多了几分肃穆。宣传处在六层，白浪没有上去，而是直奔三层，走到打字室门前，见房门虚掩着，看看楼道里没人，便推门而入，顺手将房门关上。

打字室约有三十多平方米，十分宽敞，屋里摆放着三台四通MS-2401文字处理机，还有两台美国生产的CAT电脑，以及复印机、打印机、轻型印刷机等设备，看上去令人新奇而又敬畏。打字室的设备更新算是很快的，白浪刚进部机关时，这里的设备还很原始，只有几台铅字打字机，打印文件需要在铅字盘里一个个找字，然后拼连起来。打字员的手成天黑乎乎的，她们下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用香皂拼命洗手。后来，打字室购置了四通MS-2401文字处理机，铅字打字机淘汰了。比起铅字排版，文字处理机当然方便得多。但用久了也暴露出很多不足，屏幕小，速度慢，功能单一，稍微复杂一点的样式都排不出来。于是，半年多前他们又配备了两台CAT，都是386的，目前最高档的电脑。这样，打字室成了部机关最具现代化气息的部门。好些没见过电脑的人，都跑到打字室来，看一看电脑究竟是什么样子。看的人多了，苏小娅便有些担心，怕人多手杂，有朝一日会损坏电脑。于是，请示头头之后，她们在打字室门口贴了一张告示，上面打印了几个大字：“机房重地，非请莫入”，打字室才清静下来。不过，由于没有合适的文字处理软件，打字室的姑娘们似乎并不爱用电脑，而仍然喜欢用文字处理机，两台CAT使用率其实很低。

苏小娅坐在电脑前，双手敲打键盘，眼睛注视着屏幕，琢磨着什么。见他进来，便站起身，有点懒洋洋地说：“就用这台